論語正義

敍

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illegible]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踳駮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嗣楚楨先生成進士宰畿輔草未就授哲嗣叔俛明經續成之爲若干卷而楚楨先生旋下世旣從明經假讀竟乃敍而論之曰漢世論語有齊論魯論篇次小殊說亦略異孝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蓋與古尚書逸禮皆有文無說張禹兼通齊魯爲張侯論而齊魯師法淆鄭康成就魯論篇第考齊古爲之

注而三家師說亦不可究矣何平叔等作集解名爲集諸家之善其不安者頗爲改易而去取多乖義蘊猶略然師授淵源雖汩沒無考其漢時經師單詞隻義猶賴焉存惜皇邢二疏未能發明末學膚淺於微言大義旣無窺竊於典章訓詁名物象數復多蓋闕厥用慨焉楚楨先生先德本東林耆彥躬行力踐世守勿替從父端臨公箸論語駢枝精深諦確雅爲通人所重先生少從端臨公受學長益旁搜博覽又得通敏若明經者爲之拾遺補闕繼承先業故其疏論語也章比句櫛疏通知遠萃秦漢以來迄　國朝儒先舊說衷以己意實事求是其最有功經訓者如謂有子言禮之用章是發明

中庸之說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於予之義告子游子夏問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海居九夷是指今高麗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夫子教門弟子之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指所得之簡策言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脩慝辨惑是魯行雩祭樊遲舉雩禱之辭以問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責善兄弟不可責善謂伯魚爲周南召南是伯魚受室後示以閨門之戒四海困窮是指洪水之災堯舉舜敷治之凡此皆先聖賢之旨沉霾二千餘載一旦始發其蘊至八佾鄉黨二篇所說禮制皆至詳確以視江孫邵刺焦氏諸疏義蓋有過之無不及已

立於公羊疏匆匆四十年近甫輯成槀本七十餘卷復槧筆
遊楚越疏漏淺謬卒未覈正歲月如逝寫定無期追維先哲
悔恧何已屠維大荒落余月句容後學陳立識於浙江節署
之受祜堂

凡例　　恭冕述

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予有亂臣十人以子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譌加殊爲非類旣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釋文本唐石經證合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要恐從略焉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箸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畧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皆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之迹非其本眞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

一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

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

一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旣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

一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箸述𥙷多尤宜擇取

一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箸其名

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竝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為某某說

一引諸儒說皆舉所著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著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著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著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論語正義卷一

寶應劉寶楠學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即爲編以韋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當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脫第字下云韋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韋束之次言第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契云稱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

仍舊題而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亦為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即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

凡十六章

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蓋昔章句家所記之數統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敘曰論語四百八十六章較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為二十四章衛靈公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為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離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分析移并之故言人人殊既由臆造則皆略焉又趙岐言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敘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聯貫翟氏灝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茲失甚非理所可取則皆刪佚不敢更箸其說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

以爲說懌

正義曰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曰詈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校定作從口乙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職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卽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爲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

而日中晷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爲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詩蓼莪鄭箋云之猶是也此亦訓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皇本凡說皆作悅說文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稱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有然也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爲語助○注子者至說懌○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與此注義同言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誦習者說文誦諷也諷誦也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誦皆是口習故此注言以誦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縵博依雜服興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己注習學也下章傳不習乎訓義亦同學不廢業者廢者棄也

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鍾鼓捷業如鋸齒簡冊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說懌者說文新附懌說也注重言以聽人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注 包曰同門曰朋 正義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雝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即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隸釋載漢婁壽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遐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處一師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當夫子時學校已廢仕焉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閒門授業洙泗之閒必別有講肄之所而非爲舊時家塾矣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不慍者鄭注云慍怨也詩緜正義引說文同君子者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子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論語下篇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爲學上達於天天爲天下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

生進德脩業之大咸括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也知也誨人不倦朋來也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知不慍也惟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以其言列諸篇首○注慍怒至不怒○正義曰詩緜傳慍恚也恚怒義同皇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之也此即注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慍之矜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焦氏就注說證之實則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慍即稱君子此注所云不與經旨應也

有子曰注孔子弟子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正義曰阮氏元論語

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疆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案曾子不可彊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觀曾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尚而不於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曾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閔子騫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記而獨孔子弟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其爲人者尚書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爲作也竝常訓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此文不言友也言孝弟者友是兄弟相愛此則專指爲人弟者不兼兄言也賈子道術云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悌即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亦作悌竝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說文犯侵也鮮者鄭注云鮮寡也此本爾雅釋詁說文尟是少也尟正字鮮魚名出貉國段借字時世教衰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作亂者爾雅釋言作爲也左宣十二年傳

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爲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爲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鄉大夫多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記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裘駟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少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己上者蔡邑獨斷上者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總舉之辭恭順者說文恭肅也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五光庭纂明

書以犯上爲干犯君上之法令亦此注義所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呂氏春秋孝行覽注務猶求也本立而道生者李賢後漢劉顗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物之理皆人所由行故亦曰道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通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傅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爲古逸詩愚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又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爲本根之所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爲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爲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强仁者也下篇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子貢問爲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非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爲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衆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末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物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失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

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至大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基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一在下象其根注訓基者說文基牆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猶廣也訓生爲成此引中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衆有眾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正義曰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詩雨無正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左傳載師曠善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烝民詩令儀令色彼文言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以巧言令色爲甚佞則不仁可知然夫子猶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曾子立事云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皆義相近詩雨無正箋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卽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气也齊語韋昭解顏謂目之閒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一晝夜故一晝夜卽名日周髀算經注從旦至旦爲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旣氏元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箸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

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躳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爲助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魯語咨事爲謀毛詩四牡傳咨事之難易爲謀用內外傳義也周語忠者文之實也楊倞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共學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叒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交脛也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己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申之義也皇本交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曾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如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稱顏子好學今曾子三省既以忠信自勗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曾子立事篇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

知之忠其不行也此正曾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兼知行故論語祇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臧氏庸輯鄭注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益明故從之如臧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段借爲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曾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曾氏之言即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棄業師說與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揚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此即魯論義也案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故既取鄭說兼發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曾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鄫春秋時爲莒所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晳晳即曾點曾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

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雪履齋筆記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循論語補疏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

二說皆從集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 注 馬曰道謂爲之政敎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正義曰道皇本作導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也乘本作椉

說文云桀覆也從入桀桀覆者加乎其上之名故人所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乘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政教即敬信諸端注言此者明敬事云云即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夫是方百

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通十爲成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共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即是千成則谷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術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

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中
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
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
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三千乘之國居地
方三百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
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
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
中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
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
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
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
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千里者百爲十乘開方
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
里者百方其賦十乘一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數適
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
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
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
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
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

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轇轕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諸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鶚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一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包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公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匹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買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眞

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産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愼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

而其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九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

謂封疆其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敬事而信 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 **節用而愛人** 注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 **使民以時** 注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正義曰乘謂政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㤅行貌別一義本字作㤅惠也從心旡聲今經典皆叚愛爲㤅使者令也教也民者說文民眾萌也從古文之象書多士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刑注及詩靈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敬作欽後放此○注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

信○正義曰說文敬肅也從支苟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慎者慎亦肅警意也下篇執事敬事思敬訓蓋同荀子議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致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象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奢張也侈汰也大戴禮子張問人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國以民爲本者注以愛人人指民言避下何民字故言人耳穀梁桓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爲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産有以養民乃爲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

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爲大臣羣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邢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啟塞從時是也案邢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禍亟日事徵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注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為弟為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子後生也大射儀注弟子其少者也入則孝出則弟者禮內則云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又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傅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傳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詩民[illegible]文謹猶慎也謹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眾而親仁者說文汎浮貌引申為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氾愛說文氾濫也義亦通爾雅釋詁眾多也周語人三為眾引申之人在眾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眾仁則眾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也君子尊賢而容眾故於眾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治其血氣而導以善厚

之教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傅云故
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
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左親右親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
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
人即此教弟子親仁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皇疏
云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迹也說文餘饒也凌氏鳴喈論
語解義有餘力謂僮子精力有餘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
幼學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
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亦是學幼儀既畢仍令學文也言有餘力
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
後之者文有理證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
謹非教術所能偏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
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
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故言遺文馬以弟子
所學別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祗言古之遺
文而已鄭注云文道藝也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
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

六曰九數是藝爲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並通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 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注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正義曰周官太宰鄭注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說管氏同四書紀聞略同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猶輕惰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訓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

生曰父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牧也
从女象裏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又云竭負舉也負舉
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曾子本孝云庶人
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辨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曾子大孝
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
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
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
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
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
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
身稽留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當時多世
卿廢選舉之務雖不學亦得出仕故有未學已事君也吾
必謂之學者廣雅釋詁謂說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
大端無所遺失與已學無異故云必謂之學必謂者深信
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
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
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畫子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
夏至則善○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

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是衛邑稱國者或本爲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爲衛人與鄭目錄合孔穎達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贈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爲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爲魏人耳言此好色之心好賢者此以易爲更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正義曰稱君子者言凡已仕未仕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是言君子貴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愼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衛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

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下篇夫子語子張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遠暴慢鄙倍雖厲聲色恭刑罰人莫畏之矣○注孔曰至義理○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注祭義云固猶質陋也皆蔽塞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達材必皆由學矣中論治學篇民之初載其蒙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曰以下此集解別存一義非仍前所注之人下皆放此說文重厚也敦亦訓厚故注以敦重連文詩天保傳固堅也亦常訓此以不重不威之人雖知所學不能堅固無由深造之以道而識其義理也所以然者以此人學若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辭氣必不至輕惰若此矣今不能敦

重無威嚴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通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注 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正義曰釋文云毋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說文毋止之詞也橆止也無即橆隸省儀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注並云古文毋爲無然則毋無亦今古文異廣雅釋言如均也己即我之別稱說文己承戊象人腹是己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己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于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祗言不如己而已呂氏春秋驕恣篇引仲虺曰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羣書治要引中論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諸文並足發明此言之旨過則勿憚改者周官調人注過無本意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並常訓言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即當改之不可畏難復依前行之也曾

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絶之其下復而能改

又下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皆言人有過當速改也

皇疏載一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

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案高誘注呂氏春

秋驕恣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證所擇而莫

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爲結友過誤或漢人有此義故李

充云然然既知誤交何難即改似不足爲君子慮也。注

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

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

意似重或未必然皇疏云以忠信爲百行所主是言忠信

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

毅韋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說文憚忌難也從心單聲

一曰難也難就事言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

漢箋憚猶畏也是也此注同許後義亦通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注 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

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正義

曰爾雅釋詁愼誠也說文愼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

終則各書其所以鄭注老死曰終禮記檀弓云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此對文異稱檀弓又云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愼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逐也詩鴛鴦箋遠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閒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爲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傳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曾子諷在位者但能愼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愼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

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當盡哀祭當盡敬然此文愼終不止以盡哀言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敬與謹同卽此文所云愼也言君者以督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導之」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正義曰問於子貢者說文問訊也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隸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凡作貢皆是省

借作覿則覿體也夫子至於是邦者夫子卽孔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子者孳也人之別稱也皇疏云禮身經爲大夫者得稱爲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爲夫子也必聞其政者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邦國也從邑丰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若散言亦通稱也必聞其政者說文聞知聞也下篇云政者正也時人君有大政事皆就夫子諮度之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穀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更端之辭漢石經抑與作意子案周語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又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二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作子亦通用字下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子足可證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𥁕仁也溫水名義別經典悉叚溫爲𥁕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箋溫謂顏色和也下篇子溫而厲是溫指貌言說文云良善也今隸變爲良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爾雅釋詁恭敬也說文恭肅也又儉約也易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左襄十三年傳讓者禮之主也說文攘推也讓相責讓也凡謙讓揖讓字當作攘今經典亦假讓爲攘又說文彳部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

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但其迹有
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就其求之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
明夫子得聞政是人君與之非夫子求之矣吳氏嘉賓論
語說君所自擅者謂之政常不欲使人與聞之孔達臣乎
溫良恭儉讓是誠於不干人之政也誠於不干人之政則
了、之國無有疑且忌焉者其親聖人如己之素所師保
安爻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聞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將不
之保韓非說難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其諸辭也說
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此假言即以夫子得之為求亦
與人異也宋石經避諱凡讓字作遜皇本作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也○注子禽至名賜○正義曰臧氏庸拜經日
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陳亢蓋原亢即陳亢也鄭
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為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
子禽籍禽也故諱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
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籍不當
役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
蓋原氏出於陳原陳祠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
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之為
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

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棖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弃疾工尹商陽齊黔敖餓者同列分為三人與申棖皆不以為弟子此不足據案藏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弟子傳原亢籍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疏本陳亢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為複當是皇所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正義曰爾雅釋詁在存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為志廣雅釋詁志意也說文歾終也殁歾或從𠬛今字作殁隸體小變沒沈也別一義蓋假借也禮坊記注行猶事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解周曰年云取禾一熟義本說文汪氏中釋三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為

其為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鮌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
疇鮌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
叔啟商惎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為卿士見
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盖惟是虞舜側微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瞽瞍夔
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
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為孝
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
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之邪說出矣蔡汪誼是也
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
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興宗
傳先帝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
至是發詔悉皆刪除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
或存者興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
改古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為孝不復計及非道則
自漢以來多不知此義矣禮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
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其父之道可謂孝矣弛謝
敬美正是擇善而從即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
政為難能亦是因獻子之臣與政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

父業所以爲孝若父之道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惡又安足貴乎可者深許之辭說文可肎也○注父在至其行○正義曰鄭注云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此偽孔所與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行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繼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極取范說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忽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觀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矣不可乎案范說亦通但論孝卽是觀人既觀其行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就孔義本不誤故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注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

翔鳳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已仍父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皆若父存不敢遽當室也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恒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尚未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

正義曰禮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方言用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為用燕義云和寧禮之用也是也說文龢調也讀與咊同盉味也和相應也三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道謂之

和反和爲乖韋昭晉語注貴重也高誘呂氏春秋尊師注
貴尚也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爲貴皇邢疏以和爲
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
辭傳履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
禮非謂樂審矣論衡四諱篇死也謂之先爾雅釋詁王君
也戴氏望論語注云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詩殷
其靁傳斯此也周官大司徒注美善也並常訓禮有威儀
文物故以美言之小大指人言下篇君子無小大詩泮水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以小大指人之證爾雅釋詁由自
也自與從同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
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
節文是言人小大皆有禮也有所不行者謂人但循禮不
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離者也檀弓云品節斯之
謂禮皇疏云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
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
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
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訓
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
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兩義自爲引申堯
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即用中也

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卽中庸之例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文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中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愼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卽此義也漢石經亦不行也不下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注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正義曰信近於義言可復者說文近附也誼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二字義別今經傳通作義禮中庸記云義者宜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

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硜硜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恭近於禮遠恥辱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辱恥也表記云恭以遠恥亦謂恭近於禮以行之也否則雖恭敬於人不能中禮或為人所輕侮而不免恥辱下篇云恭而無禮則勞亦此意也皇本宗下有敬字。注義不至近義。正義曰邢疏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案注以近義是由復言後觀之蓋知其人言可反覆曉其近於義也近下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義同。注因親至宗敬。正義曰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說文宗尊祖廟也宗有尊訓此言宗敬者引申之義曾子立事云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觀其所親愛之是非則知其人之賢不肖若所親不失其親則其

此人之賢可知故亦可宗敬也桂氏馥羣經義證解此注云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爲親據此則因卽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昬非類張說之俾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鍇說文通論體曰姻姻不失其親故文何女爲娶邢皇二疏俱失孔恉今案孔注因親是通言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皆姻之義於注本得兼之皇邢疏依注爲訓未爲失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注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安貧力學也食無求飽者禮記曲禮注食飯屬也說文飽猒也猒者足也禮記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庶人食力無數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湆醬注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彼言禮食之事君子不當求飽故此言家貧者食無求飽爲君子也居無求安者說文凥處也從尸几尸

得凥而安也居處也二字義別今經傳皆以居爲凥爾雅釋詁安定止也無求飽無求安若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也就有道而正焉者學記就賢體遠注就謂躬下之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焉也已助語之辭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注敏疾至是非○正義曰說文敏疾也敏於事謂疾勤於事不懈倦也下篇訥於言而敏於行訥同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爾斯行之夫子以教冉有是亦貴疾速可知說文正是也周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正猶聽也邢疏言學業有所未覺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辯之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末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

爲憂苦

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貧財分少也又讇諛也諂讇或從臽皇疏引范甯曰不以正道求人爲諂也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人財多當無不備也驕者馬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驕皇疏富厚者既得人所非好生陵慢是爲驕也何如者何似也未若猶言未如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是二字義同皇本高麗本足利本董作樂道唐石經道字旁注陳氏鱣論語古訓云鄭注本無道字集解纂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採本蓋魯論故無道字今案作樂道自是古論漢書王莽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下篇同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皆不言樂道而義自可通故鄭不從古以校曾也至孔注是後人僞撰陳君援孔注以證史記稍誤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窮者天下其幾矣是樂道好禮爲人所難能故無諂無驕者不能及之也○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鄭以樂卽樂道與古論同呂氏春秋愼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

風雨之節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注）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注）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

正義曰詩云者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書微子馬注云言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衛詩淇澳篇文說文切刌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摩云一本作磨說文礦礱也礪也意摩厝部礦之異體鄭此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寶者貴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本禮記大學篇文先從叔丹徒君論語駢枝據爾雅釋此文云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

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謹案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又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告者廣雅釋詁告教也來猶言前後也子貢聞一知二故能告往知來皇本謂下來者下均有也字。注往告之以貧而樂道。正義曰此句下當有富而好禮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說文患憂也人不己知己無所失無可患也己不知人則於人之賢者不能親之用之人之不賢者不能遠之退之之所失甚巨故當患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是言不知人之當患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足利本亦作患己不知人也釋文云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臧氏琳經義雜記古本作患不知也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人字淺人所加案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己無能知即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爲俗妄加無疑

餘姚朱衍緒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

寶應劉寶楠學

爲政第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說文譬諭也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辟與譬同鄭注云北極謂之北辰此本爾雅釋天文李巡曰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天中即天心天體圓此爲最高處名赤道極稱北極者對南極言之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中國在赤道北祇見北極故舉爲言也楚辭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稱天極周髀算經稱北極樞呂氏春秋有始覽稱天樞與北極北辰俱一體而異名也周官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

以正朝夕呂氏春秋亦言極星極即北極北極非星名而考工呂覽稱極星者此就人所視近北極之星舉以爲識別也周髀經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顚希望北極中大星明大星在北極中非北極即爲星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此即考工等所言極星陳氏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引許慶宗說爲句陳大星案說苑辨物篇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則以句陳爲極星漢人已有此說繁露奉本篇星莫大於北辰何休公羊傳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皆以北辰爲星名故漢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爲天之樞以紐星爲天樞即謂北辰也陳氏懋齡云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又云凡天之無星處日辰天有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聚會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以之爲標準耳案陳說甚是然北辰是無星處朱子語類已言之夏氏炘學禮管釋據考工呂覽諸言極星之文遂以北辰爲天樞北極爲星名且疑爾雅爲漢人附益過矣北極爲赤道極左旋西行其日月五星各居一極日日黃道極與月五星同

爲右旋東行而二十八宿亦東行二十八宿統名恒星以何陳等星與恒星同度恒星歲差五十一秒故梁祖暅之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測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則星度常差不能執定一星以求北辰之所在矣居其所者三蒼云所處也廣雅釋詁所尻也北辰居其所即陳氏所圖距等圈之削成一點也衆星共之者說文云曐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自後諸史志及推測家言數各異今亦未能詳之也陳氏懋齡云赤道宗北極恒星宗黃極赤道西行行恒星東行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恒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恒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鄭注云拱拱手也共是拱省鄭與包所見本異說文拱斂手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二年注拱可以手對抱衆星列時錯居還繞北辰若拱之向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以北辰所居其所爲人君居明堂之象謂明堂爲政教所由生變化所由來是明一統其說是也宋氏翔鳳發微云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上法璇璣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

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筦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筦也○注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李氏允升四書證疑旣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又曰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和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爲也李說足以發明此注之意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德也所謂共己正南面也共己以作之則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爲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北辰之不移者呂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此注所本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北極樞卽北辰周髀言有四游則非不移可知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曰琁璣謂北極此舜作璇璣以象北極伏生書傳曰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琁機是故琁機謂之北極據大傳言其變幾微

故天文家咸以爲不動辭雖異意實同也皇本此注作鄭曰

子曰詩三百【注】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刪定也禮義即禮儀亦即謂禮樂也此詩皆入樂故可弦歌以爲教也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綵大數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志此文以三百五篇爲孔子所取與世家合其三百五篇之外單章零句有可述者儒者肆兼雖不妨及之要無與於弦歌之用故不數之也一言者詩關雎疏云句則古者謂之爲言引此文謂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也又引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介以一言曰

王者必改制亦一證思無邪者魯頌駉篇文說文恖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攄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又曰論語之言詩獨詳曰誦曰學曰為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詩也詩盡入樂誦巡狩采詩兼陳美刺而時俗之貞淫見焉及其比音入樂自瞽矇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淳漓詞有正變而原夫作者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注篇之大數○正義曰今詩存三百五篇合筆詩六為三百十一篇此言三百是舉大數○注蔽猶當也○正義曰鄭注云蔽塞也塞當義同廣雅釋詁蔽障也○注歸於正○正義曰貢子道衛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禮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

政以恩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詩歸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注孔曰免苟免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

正義曰道如道國之道謂教之也禮緇衣云教之以德教之以政文與此同漢祝睦碑導濟以禮皇本兩道字並作導釋文道音導下同說文導導引也此義亦通祝睦碑作導作濟又云有恥且恪諸異文當出齊古爾雅釋言濟益也釋詁格徵也於義並合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卽本此文言民知所尊敬而莫敢不從令也鄭注此云格來也本爾雅釋詁格至也來至義同謂來歸於善也漢費汎碑有恥且佫方言佫至也說文假至也佫假一字爾雅釋文格字或作佫書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假假與假同則格假字通說文格木長貌於訓敬訓來之義皆不相應蓋叚借也緇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注云格來也遯逃

也彼言遯此言免義同廣雅釋詁免脫也謂民思脫避於罪也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于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

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注齊整之以刑罰○正義曰廣雅釋言齊整也此常訓說文刑剄也荆罰辠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捉用罰者說文云辠之小也罰本小辠制之以法故亦曰罰周官司救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注罰謂撻擊之也是也白虎通五刑篇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注德謂道德○正義曰注意德屬人君即上章爲政以德之意鄭注云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此本周官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者也鄭彼注云知明于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此六德也鄭義與此注均通○注格正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同孟子離婁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注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注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注孔曰知天命之始終

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正義曰十五二十云者夫子七十時追敘所歷年數也有之言又也志于學漢石經及高麗本于作乎翟氏灝考異以論語自引詩書外例作於此變體爲于必乎乎之誤尚書大傳古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大戴禮保傅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傳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古以年十六爲成人則成童是十五戴禮與大傳傳聞各異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則十五者入大學之年尚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有大學篇始致知格物終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也夫子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故云志于學志如志於道之志毛詩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志識同即

默而識之也亦通三十漢石經作卅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又吳志吳主與孫皎書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足知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十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爲立于道立于禮皆統於學言學不外道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張栻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而有卒常久日新必積十年而一進所以成章而後達也四十不惑者子曰知者不惑中庸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此即不惑之事若孟子言四十不動心則勇者之事能養氣也天命命者說文云命使也天使己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脩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已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已所以命已與已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已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乎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說文云从相聽也從與从同禮樂記注云從順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子至誠合乎天道而言不踰

矩若爲思誠者之事皇疏引李充曰自志學迄於從心善
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
茲矣○注不疑惑○正義曰說文疑作疑惑也惑亂也○
注知天命之始終○正義曰注意難曉皇疏引王弼云天
命厥與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
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
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案疏列二說
不知與注意合否○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正義曰
說文指意也旨指同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則知言之學
可知人也皇疏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
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
李以耳順爲聞先王之言亦鄭義所包也焦氏循補疏耳
順卽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
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
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
貫之故耳順也案焦此義與鄭異亦通○注矩法也○正
義曰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楊倞注矩正
方之器也說文作巨云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矩或從木
矢爾雅釋詁矩常也
法也皆引申之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正義曰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孔篇亦作毋違士昏禮注古文毋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違離也引申為背棄之義又敢戾也義亦近毛詩車攻傳御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車中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當為御者武氏億羣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與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孫不言公者省詞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對譍無方也對對或從士夫子述所告孟孫之言故言我所對也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葬藏也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藉之今隸變作死作葬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衡引此文說之

云毋違者禮也考懿子爲僖子之子嘗學禮於孔子故孔
子即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淩氏鳴喈論
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即順乎親
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孔疏順即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
逆之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逆禮也即違禮也祭統
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
逆於倫是之謂畜順道即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荀子禮
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
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
之道禮義之文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
親於是盡矣皇疏引衛瓘曰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
禮答之也方氏觀旭論語偶記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
禮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祭僭禮也惟是懿子之父仲
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是貜卒時樊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
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與○注魯大夫仲
孫何忌懿諡也○正義曰禮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乃稱
伯仲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

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案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爲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其仲無人得兼之也懿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墮三都懿子梗命致聖人之政化不行是實魯之賊臣弟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當爲此也周書謚法解柔克爲懿溫和聖善曰懿是懿爲謚也說文云謚行之迹也謚法解終葬乃制謚敘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爲之惡謚幽厲之屬是也天子崩稱天以謚諸侯謚於天子大夫謚於諸侯春秋時謚不如法咸用美謚故此孟孫得謚懿○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懿子同門故恐懿子復問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須與須同須待也與遲義合白水碑謂須字子達遲字子緩析一人爲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家語弟子解及左傳杜注並云魯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正義曰爾雅釋詁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爲長故稱伯也呂覽義賞篇注惟獨也唯與惟同說文𢝊愁也憂和之行也也二字義別經典多叚憂爲𢝊又隸變作憂臧氏琳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雅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父母字當略讀案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爲孝○注武伯至母憂○正義曰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疑彘是名洩是字也周書謚法解剛彊直理威彊睿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謚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子游問孝〔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

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曰祇是也說文養供養也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語於士則養末足爲孝故坊記言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小人卽庶人君子則士以上通稱又曾子立孝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又云盡力無禮則小人也盡力卽以力致養之事無禮卽不敬也孝經又云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蓋士之孝也與曾子立孝所言君子之孝同明能敬爲士之孝夫子告子游正以爲士之道責之矣孝經又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禮內則曾子云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二文所言養皆養志之道其不廢敬可知祭義云衆之

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
安可能也卒爲難是敬猶非至孝特視祇能養者爲難耳
犬馬皆獸名別者分言也名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漢石經無乎
字○注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言
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
孔子三十五歲與史遷異非也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
答夫子稱偃之室是姓言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㫃
汓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斿斿卽游省游從㫃說文㫃
旌旗之游㫃蹇之皃從屮曲而垂下㫃相出入也讀若偃
是㫃偃聲同古人名㫃字游若晉籍偃荀偃鄭駟偃及此
言偃皆字游本皆作㫃叚以偃字爲之○注犬以至畜之○
正義曰注前後兩說前說以犬馬皆能養人養則服事之
義若人子事親但能養而不敬則無以異於犬馬之服養
人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引唐李嶠表云犬馬含識烏
鳥有情烏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
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
果至皆用包義以犬馬喻人子養爲服養也後說以犬馬
喻父母於義難通自昔儒者多議之引孟子者盡心篇文
注二說外又有三說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犬馬二句蓋
極言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

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所謂何以別乎今也鹽鐵之論孝養篇善養者不必芻豢也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體不貪其養體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此引論語以不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別乎今之孝者此一說也翟氏灝考異引坊記之文謂坊記唯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讓其所生也東晳補亾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通此又一說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記小人卽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夫有疾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伋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臧獲之類此又一說也諸說當與注前義並存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爲孝乎注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作𦨶云用也釋詁又云勞勤也說文勞劇也從力熒省劇者甚也言甚勤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人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具卽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謂先已之生也謹案駢枝說是也說文籑具食也从食算聲饌籑或从巽禮經凡言饌注皆曰陳也陳卽具食之義竊謂服勞視饌並言庶人之孝視饌卽能養服勞者尚書大傳言入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又言歲事既畢餘子入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

慈愛忠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夫子以
士之孝告子夏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達於學術者未能
幾此也釋文餼鄭作餕初學記孝部引鄭此注云食餘曰
餕與馬注本作餼不同陳氏鱣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
注並以馬作餼爲古論鄭作餕爲魯論是也特牲饋食禮
及有司徹注並云古文饌皆作餕段氏玉裁謂禮經饌饌
當是各字餼皆訓陳不言作餕食餘之字皆作饌末有作
饌者又謂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餕疑儀禮
注當云今文饌作餕其說並是陳氏古訓解論語云內則
日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注每食餕而盡
之末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
勿後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段氏說文注與陳略同又
云論語魯餕古餼此則古文段餼爲餕說孔氏廣森經學后
言讀當以食先生餼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
有酒有事文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餼
茶也勤且茶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二義皆從鄭爲說
於義甚曲說文曾以疊之舒也段氏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
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
乎曾謂泰山孟子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皆訓爲乃趙注孟
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注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

乃為為難○正義曰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即此注意也禮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惟承順顏色者能之故鹽鐵論以養色為次孝也鄭注此云言和顏說色為難也以色為人子之色與包異義亦通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祭法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恭儼恪非事親之道呂氏春秋孝行覽飾之顏色養志之道也是以色事親為人子所難皇疏引顏延之曰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即鄭義也○注餕飲食也○正義曰廣雅釋詁饌食也餕與饌同此又一義○注孔子至孝也○正義曰先食謂先生食不言生者省文釋文引注云曾則也蓋集解所刪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注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

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正義曰終日者竟日也終日屬上爲句違者有所違難也不違則似不解夫子之言故曰如愚說文愚戇也顏子於夫子之言鑽仰旣久欲罷不能而自竭其才以學之又且聞一知十故能亦足以發也皇疏引熊埋云旣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皇本不愚下有也字○注回弟至不愚○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回下云回古文回回淵水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退還者禮檀弓注退去也說文作𢓊卻也義皆略同注謂退與二三子說釋道義則私謂燕私與羣弟子同居學中時也禮學記言大學之教退息必有居學居學非受業之所故言私也朱子集注以私爲燕居獨處亦通周書官人解省其居處觀其義方則省私亦觀入之法說繹猶說釋下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彼注云言回聞言即解解說義同荀子大略云善學者盡其理是也釋名釋言語發撥也撥使開也開有明義故此注發明連文大體猶言大義凡所發明於所言所行見之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注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正義曰說文視瞻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爾雅釋詁察審也說文察覆審也視觀察以淺深次第爲義安者意之所止也高誘呂氏春秋樂成注安習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云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又曰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則此所以所由所安皆是視中夫子取爲知人之法蓋此三語實該六徵之用故人無所匿情也漢石經人焉廋哉下無或字當是連上爲句與禮乎禮微乎微同一句法○注以用至經從○正義曰以用由經並常訓皇疏申注謂卽日所行用之事故大戴此文以作爲也經從據皇疏以爲從來所經歷之事則大戴所云以其前占其後者也○注廋匿至其情○正義曰云廋匿者趙岐孟子離婁注同方言廋隱也隱

即匿爾雅釋詁匿微也微亦有隱義終始者所以是即日所行事終也所由是前日所行事所安是意之所處亦在平時皆爲始也云安所匿其情者孔以焉爲安也焉安一聲之轉安猶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正義曰禮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燖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燅說文燅於湯中淪肉也儀禮有司徹乃燅尸俎鄭注燅溫也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後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燅有火義故從今文也郊特牲云血腥燭祭注云闇或爲燖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燖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燅尸俎是重溫之義案據賈疏是古論溫故作尋故鄭不破從燅則亦依尋釋之其義當與服虔解誼同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煩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源谷郭注即湯谷也鄭注中庸

讀溫如燖溫者燖有重義言重用火爓之郎爲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日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就中庸注爲引申之故之爲言古也謂舊所學也廣雅釋言新初也穀梁莊廿九年傳其無新有故也皇疏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是月言忘其所能也知新則日知其所亡也皇疏此言亦同鄭義禮王制云師也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庠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古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其爵爲之差郎是以其德爲之差也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爲師或有不學而矣居師位者今此言溫故者謂舊時所學致事時猶能溫尋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足見其進德修業髦而好學故可以爲人師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案劉說亦是黃氏式三論語後案引漢書成帝紀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孔穎達禮記教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致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人

解知新多如劉說。注溫尋至師矣。正義曰說文尋繹理也謂紬繹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注以尋繹連文然溫無繹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燖同即與燅同不謂繹理也此注蓋誤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注器者至不施。正義曰說文器皿也周書寶典物周爲器孔晁注周用之爲器言器能周人之用也施猶行也君子道無所不行故禮學記言大道不器鄭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如者似也孔疏以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解之即包此注義也學記又云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云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案此則學爲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故知所本則由明明德以及親民由誠意正心脩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奚役役於一才一藝爲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正義曰漢石經貢作贛下篇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於言禮緇衣子

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均與此章義相發○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疾惡也周合也備也小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故易致多言韓詩外傳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然則小人雖多言奚貴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正義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案魯語忠信為周毛詩皇華都人士傳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為親為密為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離驕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阿黨為比者爾雅釋詁比備也齊語謂之下比違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

曲媚也阿黨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晉語叔
向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
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
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文之比即此
所謂周比彼文之黨即此所謂比文各相因耳君子敬而無
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
信之謂若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已是即阿黨爲比矣王
氏引之經義述閒謂周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是也而議
此注爲失案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
也既以爲義合得非忠信耶此注未失無所可議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

思而不學則殆（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正義曰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是學思不可
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釋文罔本又作冈○注學不尋思
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正義曰賢子道德說義者德之理
也爲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驗之身心故思
足貴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
得即此注無所得之義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

出乎口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卽謂學而不思也注言罔然者凡稱然皆形容之辭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酲注云罔然猶惘惘然也義皆可證○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夫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是言徒思無益也趙注孟子心之官云官精神所在是思屬心心之能思卽精神也然思過則損神故精神易致疲殆殆與怠同釋文云依義當作怠卽本此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經殆字及多見闕殆殆皆訓疑引何休公羊襄四年注殆疑也爲據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其說亦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正義曰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端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叚端爲耑禮記禮器注端本也孟子公孫丑注端者首也說文害傷也皇本已下有矣字○注攻治至歸也○正義曰考工記凡攻

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注攻猶治也善道謂
正道統者統於一也說文統紀也大宰注統猶合也易繫
辭傳同歸而殊塗此注本之而倒其辭曰殊塗同歸謂善
道雖殊塗而皆歸於善是爲有統孟子言君子之行不同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潔身卽是善道歸
卽謂同歸也後漢范升傳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
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
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旣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
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是以君子不爲也集解以小道爲異端泥者不通也不通
則非善道故言君子不爲則不攻治之也皇疏申此注云
善道卽五經正典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爲教之途不一也
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
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粃糠堯舜
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案范升傳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
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
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異端爲雜書
乃漢人舊義故鄭注子夏之言小道亦以爲如今諸子書
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
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爲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

可勝言夫子故弗為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皇
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
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
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
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
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
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
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
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
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
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
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
之道然其為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
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
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
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
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

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
說轉勝故異端之職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
尤貴乎可與權也案宋說權兩端當用其中用中是專一
與此注善道有統殊塗同歸之旨略合殊塗猶言兩端也
專一猶言有統也自此注及宋氏外又有二說孫奕示見
編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
端之害人者自止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
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此解異端與集解不殊惟攻字已
字訓釋有異焦氏循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
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
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
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攻工記注小雅可
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
此切磋攻錯使素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
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
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
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
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
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已有則

善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爲利媢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又曰道衷於時而己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焦氏此說謂攻治異端而不爲舉一廢百之道則善與人同而害自止二說與集解不同而焦說尤有至理故並箸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注】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正義曰說文云誨曉教也女者平等之稱皇本女皆作汝誨女知之者言我誨女之言女知之否耶俞氏樾平議據荀子子道篇及韓詩外傳所述此文並言志之謂知與志通亦是也案荀子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云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

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據荀子是此章所言在于路初見夫子時其云言要則知知即智字此文是知也釋文云知也如字又音智音智當即本荀子又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以上文言信言仁例之知當讀智楊倞注引論語此文可見楊讀是知之知知亦爲智矣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此即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知多一之字○注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

道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作問干祿此出古論大戴記有
子張問人官即問干祿之意魯論作學謂學其法也
於義並通倪氏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
福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爲稼
爲圃之事也多聞多見謂所學有聞有見也易彖傳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爲
已言行之則故凡學者所以爲已也言屬聞行屬見者錯
綜之辭闕疑者左昭二十年傳注已賜空也其義有未明未
安於心者闕空之也餘者足也心足乎是也慎言其餘慎
行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言之無所殆者猶慎行之
中庸記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寡尤寡悔亦互文皇疏云悔
悵也此常訓荀子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
有以守少能無察乎即此慎言慎行之義劉氏逢祿論語
述何篇多問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寶書闕疑史闕文也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春
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
劉君以春秋釋此文其義亦善祿在其中謂在寡尤寡悔
之中明祿不待外求也○注弟子至位也○正義曰仲尼
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梁氏玉
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縣固屬陳也而呂氏春

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考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昭二十五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干求爾雅釋言文說文迂進也讀若干段氏玉裁說此干求正字干犯也義別爾雅釋詁祿福也說文同福之爲言備也周官大宰注祿若今月俸也位爵次也位定然後受祿故注以祿位連文○注尤過至少悔○正義曰說文訧辠也引周書報以庶訧今呂刑作尤詩載馳許人尤之傳尤過也訧尤義同闕而不行句下當有其餘不危猶愼行之二句疑爲集解誤刪○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得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

錯諸直則民不服注包曰哀公魯君謚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正義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公者五等之爵魯爵是侯得稱公者白虎通號篇謂侯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是也何爲者言何所爲之也呂覽先己注服從也淮南說林注服畏也荀子王制注服謂爲之任使三訓皆相近稱孔子者凡舉者與尊者言當備書也釋文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段借字廣雅釋器鑢謂之錯義別鄭注云措猶投也諸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也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畀之以位未甚決絶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即此義也○注哀公至其上○正義曰哀公名將見魯世家公出孫越故謚哀說文舉對舉也今省作舉禮記儒行注舉舉用也謂舉而用之故此注亦言用也說文直正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直剛正也左哀七年傳正曲爲直是直爲正也說文枉邪曲也

枉卽枉省投壺某有枉矢哨壺注枉哨不正貌是枉爲邪也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卽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釁隙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注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以勸者以與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以勸者而勸也二訓並通爾雅釋詁云臨視也此常訓孝慈者荀子大畧篇禮也者老者孝焉幼者慈焉祭義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貴老是孝故又云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孝慈

與此同義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彼是泛言愛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以說此文義未盡也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顏師古漢書高紀注能謂材也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趁辭皇本臨下多民字敬上勸上亦有民字○注魯卿季孫肥康謚○正義曰魯季氏莊公毋弟公子季友之後世爲司徒故曰魯卿肥者秉子名謚法解豐年好樂安樂撫民令民安樂皆曰康是康爲謚也○注莊嚴至勸勉○正義曰莊嚴見聲類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者包以君臨民亦如此故廣言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是言臨民當以嚴也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是言下慈於民也勸勉義見說文案此欲康子復遷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又案漢魏人解此文稱字又爲稱舉包氏慎言溫故錄據後書卓茂傳魏志

徐邈傳皆有此義亦通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此即是稱舉旌異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

正義曰鄭注云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案詩天保箋或之言有也廣雅釋詁或有也人無所顯名則從略稱之言有此人也奚者蒼頡篇云何也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逸書文東晉古文采入君陳篇漢石經及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經及他傳注所引皆作孝乎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其說良然案孝于與下句友于相次字宜作于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人間世不爲社且幾有翦乎

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
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爲乎與呂覽同竊謂此文孝于
友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孝于惟孝與記云禮乎禮公羊
賤乎賤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漢語肆乎肆
韓文酯乎其酯相同法言尤多有此句法施於有政其下
乃夫子語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以上文引書作以下
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語顯有于於字爲區別包氏愼言
論語謚故錄後漢書郅惲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
是亦爲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
其說並是東晉古文誤連施於有政爲書語而云克施有
政非也包氏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子施居
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彊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
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衞反魯
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日書云孝于惟
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通說則孔子
之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
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
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閒國政但不
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有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
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

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日行在孝經奚其爲爲政者言何其居位乃爲政也皇本是亦爲政下有也字釋文云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注友于至政同○正義曰爾雅釋訓善也事兄弟爲友詩六月張仲孝友毛傳本爾雅此注亦本之說文施旗兒岐敷也讀與施同敷者布也行也經傳皆段施爲岐淮南脩務訓注施行也與此注同文選閒居賦注引包注政所施行也此逸文當在施行也句下爲政之道不外明倫故但能明孝弟之義卽有政道與居位爲政無異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

正義曰臣軌下引鄭注云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案下篇子張問行夫子告以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忠信屬言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寍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皆言不信則不可行之失也大車小車者言人所乘車有大小也釋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攷工記車人云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是言柏車羊車之制柯者斧柄長三尺工人用以爲度鄭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賈疏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轂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釋名云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車也是柏有大義又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用犢者

以其爲小車也此訓羊爲善與後鄭義當同釋名又云立
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門兩旁似人也此與前
鄭車羊門之說合羊陽古通用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以鹿
車輢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稱鹿車意車羊門
亦是其制其說得之釋名又云贏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
也此謂以羊駕車惟晉武淫昏之君一用之不謂釋名己
先有此謬說也又案車人職別有大車鄭注以爲平地載
任之車又小車有兵車故詩稱小戎此注皆不及之者亦
是舉柏車羊車以該眾車矣○注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
可○正義曰人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須信以成之若人而
無信其餘四德終無可行○注大車至鉤衡○正義曰攷
工輈人云是故大車登陁不伏其轅必縊其牛及其下陁
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是大車駕牛也釋名云小車駕馬
輕小之車也駕馬宜輕使之局小也騶者四馬所謂兩服
兩驂也則小車駕馬矣轅端者轅之前端也釋名云轅援
也車之大援也又謂之輈輈人注輈車轅也今謂之車杠
軛說文作槅云大車扼釋名槅枙也所以扼牛頸也轅端
橫木謂之衡衡者橫也大車謂之鬲轅端橫木以縛軛用
以解輗之制則包以輗即鬲也說文軏轅前也鉤衡皇本
作拘衡周禮金路鉤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是鉤拘

同也說文軥軛下曲軥鉤同此注上曲當是下曲之誤包以軛卽說文之軶亦卽謂車轅也皇疏云古時作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梔縛著橫木以駕牛脰四馬之車中央一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梔著此橫木疏申此注至爲明憭鄭注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車待輗軏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鄭之解輗軏與包異義鄭氏是也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或體作輨作棿軏車轅端持衡者今論語作軏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隸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儒者若戴氏震阮氏元皆能言包之非而莫詳於淩氏煥所箸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輗非轅端橫木軏非轅端上曲木自明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輗乃持衡者不爲包咸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爲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以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伸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鬲

横縛轅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槷焉即可無事輗軏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轅端圍僅九寸餘衡鬲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輗軏之横穿鑿損又二三寸轅端之恃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轅頸與衡鬲必掀折矣然則其制柰何曰今之舁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横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横木可隨舁夫左右轉折竊意衡鬲亦當如此說文䡈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轅轅木爲衡別鑽孔縛之說文又云輎大車縛軛靼靼柔革也釋名輎懸也所以懸縛軛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轅端與横木之中俱鑿圜孔相對以軏直貫而縛之是爲一束横木下左右縛輗是爲衡三束是說文之䡈統指衡之束轅束輗言之衡輗既活服馬即有轉折無傷轅端車亦弗左右摇輈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軏之用與轄同轄爲鍵軛亦爲鍵鍵從金則輗軏當以金爲事在金工故車人不著矣索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輗軏用金與韓非子用木之說異而於情事卻合竊疑當是木質用金爲裹如車輪之制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尸子云文軒六駁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亾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小車之軏鄭論語注軏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此輈衡之

大小以著軏衡圍一尺二寸入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脩亦四寸也韓子言咫尺爲大車之輗鄭注輗穿轅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鬲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鬲圍當倍於衡圍輗文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鄭氏珍輪輿私箋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軏植定在轅上鴐時但以衡中孔就而著之若牛車兩轅兩輗鴐時乃旋以輗穿鬲貫轅太玄經拔涐輗軏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畧同其分別輗軏之制亦得鄭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注)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正義曰太平御覽五百廿二引鄭注云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案說文世作𠀍云三十年爲一世此云易姓稱世者引申

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度法也即禮也注言此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釋文云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此即大夏之鹽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遂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盤庚治亳殷是殷亦地名詩江漢于周受命鄭箋周岐周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為國號如唐虞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為大殷為中周為至皆望文為義非也宋石經避諱殷作商下放此漢書杜周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此讀以夏殷絕句漢書董仲舒傳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誤也說文損減也益饒也並常訓漢石經損作損隸體小變其或繼周者或之言有也說文繼續也從系𢇍一曰反𢇍為繼𢇍即斷字御覽引鄭注曰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可救數自周以後以為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案夫子言復

禮殷禮皆能言之又中庸言君子考諸三王而不繆是夏殷禮時尚存當有篇目可按數也以爲變易何有詭字禮所以有損益者如夏尚忠而其敝則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承夏而其敝則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承殷而其敝則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敝則承周者又當救之以質故凡有所損益皆是變易之道三王爲損益之極極則思反自虎通之三教篇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此則天地之理陰陽往來之義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謂新王必改制欲以順天志而明自顯此據天道以言人事明所變易亦天爲之矣不及夏以前者漢書董仲舒傳對策說此文云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又云是呂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亾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是以荀子天論篇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楊悰注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雖文質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下引此文云云是言百世其禮可知之義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日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法言此文則百世可

知爲欲知後世有明徵矣陳氏澧東塾類稿邢疏曰國家
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
此以爲子張問後十世欲知前十世之禮最爲得解蓋十
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
極之十世之遠觀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
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問之又曰雖百世可知謂此
後百世尚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
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案如陳說百世可知卽損益
可知兩可知緊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迹三代
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
知卽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與法言所解不同而
陳君之說適與世家閒合者也故並著之皇本雖百世下
有亦字○注文質禮變○正義曰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
者有以素爲貴者素卽質也白虎通三正篇尚書大傳曰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
也文質並是禮所以有變易者時異勢殊非有變易則無
所救其敝也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
相襲禮○注所因至三統○正義曰所因謂禮之無所損
益者卽荀子所謂百王之無變也所因所損益是三事故
董仲舒對策引此文說之云此言百王之用㠯此三者矣

是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者張也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又情性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三綱五常之義也董仲舒對策解此文以所因爲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即三綱五常之道禮大傳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竝此馬注義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

也變革即是損益非祇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注物類至預知○正義曰皇疏本此注作馬曰又召作招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又世數作勢數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爲無勇也注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

正義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禮樂記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此章所斥所似皆有所指邢疏言魯哀不能討陳恒以爲無勇亦舉似之言或謂季氏旅泰山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稱也冉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爲也說亦近理○注人神至求福○正義曰祭法云人死曰鬼又祭義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爲言歸也說文訓同鬼本謂人人死故鄭以祖考當之周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

示之禮是鬼神義別此注云人神者散文得通稱也釋名釋親屬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此祖考本訓其曾祖高祖遠祖王考皇考顯考俱得通稱祖考此注所言亦其義也祖考為其鬼則非其鬼為非祖考麥氏曙四書典故叢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皞之祀蓼六守臯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案公羊成之六年立武宮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言之是祭非其鬼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故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湘鄉曾廣鈞校刊